

<<大学生读书引导读本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大学生读书引导读本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7612216

10位ISBN编号：7807612215

出版时间：2009-7

出版时间：岳麓书社

作者：肖燕雄 编

页数：25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内容概要

本书所选十二篇论文是不只是居有传递知识之功，而更有表达观念和思想的深意，而且是以深刻的论述、严谨的逻辑、富有理趣或明朗的文字传达出来的，读后让人提升境界，满口余香。

这些文章遍布人文社会科学多个领域，其中一些篇什以举重若轻之力容括了一部皇皇大作的内涵。

阅读它们，将花费少少许，收获多许多许。

如高尔泰、袁行霈、孙立平、张文木的论文就是这样。

重点推介的十四部书《歌德谈话录》、《齐人物论》、《历史是什么？

》、《光荣与梦想》、《万历十五年》、《太平杂说》、《论语》、《理想国》、《理想的冲突》、《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》、《历史深处的忧虑》、《通往奴役之路》、《国富论》、《如何阅读一本书》，也不是拣到篮子里就是菜。

第一，这一次的“拣”不只是我个人所为，还包括我身边的一些同事和国内一些专家学者的推荐；第

二，有意识地从文、史、哲、政、法、经和读书方法方面去“拣菜”，古今、中外、史论都有顾及

；第三，基本上是经典，有些是多学科交叉的经典，有些还是与中国现实紧密相关或能给予中国现实

某种照应的经典，其中只有两本国人的著作《齐人物论》、《太平杂说》还不是经典，但它们是挑战

经典文本或经典说法的近年来的“经典”之作，其训练大学不可或缺的求异思维和批判精神将功莫大

焉；四、尽可能挑“好读”者，即内容不要太艰深，文字不要云山雾罩、弯弯绕绕。

<<大学生读书引导读本>>

书籍目录

导言一、名家读书体验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北大六年琐忆 忆清华 燕京大学中文系
读书杂谈 读书的经验 读书 我的读书经验 读书漫谈 论读书 说开卷有益 我的读书经历二、
论文选萃 读书无禁区 王维诗歌的禅意与画意 母语的陷落 诗与真：历史与历史学 “救亡压倒启蒙”
？

中国艺术与中国哲学 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的选择 迈向立法者的法理学 “三农问题”：世纪
末的反思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大学之魂 文艺与复兴三、著作摘编与简介 《论语》摘编
《理想国》摘编 《歌德谈话录》摘编 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》（《国富论》） 摘编
《通往奴役之路》摘编 《历史是什么？
》简介 《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》简介 《万历十五年》简介 《太平杂说》简介 《齐人
物论》简介四、大学生书评举隅 《如何阅读一本书》书评 美国自由的代价 畅快地阅读生动之书
《光荣与梦想》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附录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读书活动方案

<<大学生读书引导读本>>

章节摘录

一、名家读书体验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冯友兰 在十年动乱以前，北京大学校长陆平提出了一个办北京大学的方针：继承太学，学习苏联，参考英美。大动乱开始以后，他的这项方针受到批判，成为他的罪状之一。当时我也说过，北京大学的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。我不知道陆平的方针是不是受我的影响，也很可能是出于他自己的创见，不过，当时的批判，并有涉及到我。

我所以认为北京大学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，因为我看见，西方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，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，这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。

现在讲北京大学历史一般是从清朝末年的京师大学堂算起，它是戊戌变法的产物。清朝的慈禧太后篡夺了政权以后，把光绪皇帝在变法的时候所行的新法都作废了，只有京师大学堂继续存在下来。

这也可以说是戊戌变法留下来的纪念品吧。

跟着父亲在崇阳的时候，在他的签押房里看见过当时颁布的京师大学堂章程，用木板红字印的，有好几大本。

当时我什么也不懂，只记得在分科之中有一科叫“经科”。

每一种经都有一个学门，例如“尚书门”、“毛诗门”等。

在本科之外，还设有通儒院，大概相当于西方大学的研究院吧。

清朝的京师大学堂地位很高，由朝廷特派的管学大臣管理。

管学大臣就是京师大学堂的校长。

当时的管学大臣换了几次人，当我进北京大学的时候，学生们传说中的管学大臣是张百熙。

他可以说是在蔡元培以前的对于北京大学有贡献的一位校长。

据说，他当了管学大臣以后，就请吴汝纶为总教习。

当时新式学校的教师都称为教习，总教习就是教习的领导。

我不知道总教习的职务有什么明文规定，据我推测，他并不相当于后来大学中的教务长，因为教务长主要是管教务行政，而总教习是管学术方面的事，约略等于现在大学里管业务的副校长。

吴汝纶是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，是当时所谓旧学的一位权威。

他也懂得一点当时所谓新学；严复翻译的书，有几部都有他作的序。

他是一位兼通新旧、融合中西的人物。

他在直隶（今河北）做官，在地方上办了些什么新式的学校。

张百熙请他当京师大学堂总教习，这表明了张的办学方针。

据说张百熙当了管学大臣以后，曾亲自到吴汝纶家里去请他出来，吴汝纶不见。

后来一天，张百熙大清早穿着官服，站在吴汝纶的门外（一说是跪在卧房门外）等候相见，吴汝纶只好答应了他的邀请。

但是吴附带了一个条件，就是他要先到日本去考察几个月，回来后才能到任。

张百熙答应了。

不料吴汝纶从日本回来以后，不久就死了，竟没有来得及到京师大学堂就任。

吴虽然没有到任，但是这个经过当时却传为美谈，我们学生听了，都很感于张百熙礼贤下士、为学校聘请名师的精神，和吴汝纶认真负责、虚心学习的精神。

民国成立，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，以严复为第一任校长，不过为时不久，后来又换过些别人。

我于一九一五年进北大的时候，没有校长，由工科学长胡仁源兼代校长。

文科学长是夏锡祺。

当时的学系称为“门”。

各系没有设系主任，系务由学长直接主持。

原来京师大学堂的经科已废，经科的课程，有些废止了，有些分配到文科各门中。

<<大学生读书引导读本>>

文科有四个门，即中国哲学、中国文学、中国历史和英文四个学门。

我入的是中国哲学门。

在我们这个年级以前，还有一个年级。

1915年9月初，我到北京大学参加开学典礼。

胡仁源主持会场，他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以后，英文门教授辜鸿铭（汤生）从主席台上站起来发言。

我不知道这是预先安排好的，还是出于辜本人的临时冲动。

他的发言很长，感情也很激动，主要的是骂当时的政府和一些社会上的新事物，大意是说，现在做官的人，都是为了保持他们的饭碗，他们的饭碗跟咱们的饭碗不同，他们的饭碗大得很，里边可以装汽车、姨太太。

又说，现在人作文章都不通，所用的名词就不通，譬如说：“改良”吧，以前的人都说“从良”，没有说“改良”的，既然已经是“良”了，你还改什么？

你要改“良”为“娼”吗？

他大概讲了一个钟头，都是这一类的谩骂之辞。

他讲了以后，也没有别人发言，就散会了。

当时民国已经成立四年了，辜鸿铭还拖着辫子来讲课。

我没有去旁听过他的课，只听到英文门的同学说，他在讲堂上有时候也乱发议论，拥护君主制度，有一次竟说，现在社会大乱，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君主。

又曾说，比如说法律吧，你要说“法律”（说的时候小声），没有人害怕；你要说“王法”（大声，拍桌子），大家就害怕了，少了那个“王”字就不行。

总之，凡是封建的东西，他认为都是好的。

我还听人说，辜鸿铭在一个地方辩论婚姻制度问题，赞成一夫多妻制，曾说，现在我们这个桌子上一个茶壶带四个茶杯，用着很方便；要是用一个茶杯带四个茶壶，那就不像话了。

当时中国文学门的名教授是黄侃（季刚）。

那时桐城派古文已经不行时了。

代之而起的是章太炎一派的魏晋文（也可以称为“文选派”，不过和真正的“文选派”还是不同，因为他们不作四六骈体）。

黄侃自命为风流人物，玩世为恭，在当时及后来的北大学生中传说他的轶闻轶事，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

比如说，他在北京：住在吴承仕（简斋）的一所房子中，他俩本来都是章太炎的学生，是很好的朋友，后来不知怎么闹翻了，吴承仕叫他搬家，黄侃在搬家的时候，爬到房梁上写了一行大字：“天下第一凶宅。”

又比如说，他在堂上讲书，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，就说，这里有个秘密，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，我还不能讲，你们要我讲，得另外请我吃饭。

又比方说，黄侃有个学生，在“同和居”请客，他听见黄侃在隔壁一个房间说话（原来黄侃也在请客）就赶紧过去问好，不料黄侃对他批评起来，这个学生所谓的客已经到齐了，黄侃还不让这个学生走，这个学生心生一计，就把饭馆的人叫来交代说，今天黄先生在这里请客，无论花多少钱都上在我的账上，黄侃一听，就对那个学生说，好了，你走吧。

在中国哲学门里，有一位受同学尊敬的教授，叫陈介石（黼宸），他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、诸子哲学，还在中国历史门讲中国通史。

据说，他是继承浙江永嘉学派的人，讲历史为韩侂胄翻案，说南宋末年一般人都忘了君父之仇，只有韩侂胄还想到北伐，恢复失地。

他讲的是温州那一带的土话，一般人都听不懂，连好多浙江人也听不懂。

他就以笔代口，先把讲稿印发出来，上课的时候，登上讲台，一言不发，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，写得非常之快，学生们抄都来不及。

下堂铃一响，他把粉笔一扔就走了。

好在他写的跟讲义虽然大意相同，但是各成一套，不相重复，而且在下课铃响的时候，他恰好写到一

<<大学生读书引导读本>>

个段落。

最难得的，是他虽不说话，但却是诚心诚意地为学生讲课，真有点像庄子所说的“目击而道存”，说话成为多余的了。

他的课我们上了一年，到一九一六年暑假后我再回到北大的时候，听说他已经病死了，同学们都很悲伤。

马夷初（叙伦）给我们开了一门课，叫“宋学”。

上了一个学期，他因为反对袁世凯称帝，辞职回南方去了。

学长夏锡祺不知从什么地方请了一位先生来接替马夷初。

那时候，对于教师的考验，是看他能不能发讲义，以及讲义有什么内容。

这位先生名不见经传，上课前又没发讲义，我们对他就有点怀疑。

去了好几天，才发出三页讲义。

其中有一个命题是“水为万物之源”。

我们一看，都说这不像一个现代人所说的话。

那时候我当班长，同学们叫我去找学长，说这位先生不行，请换人。

学长说，你们说他不行，总得有个证据呀。

我说他的讲义就是证据。

学长说，讲义怎样讲错了，也得有个理由。

我回到班里一说，同学们说，我们每个人都写出几条理由。

这位先生的讲义只有油印的三页，我们一下子就写了十几条理由，可以说把它批得体无完肤。

我送给学长。

学长一看，也无话可说，只问：这都是你们自己写的吗？

我说是我们自己写的。

学长说，等我再看看，不过有一条：你们不许跟这位先生直接说什么话或有什么表示，事情由学校解决。

过了一两个星期，没有下文，只有当时的一个学监把我找去说，某某先生讲义上的错误，你们可以当堂同他辩论。

我说，学长讲过，不许我们对直接有所表示。

学监说，彼一时此一时也。

我了解他的意思，大概是学校谏令他辞职，他不肯，所以就让学生直接对付他。

等他下一次来上课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带了几本《宋元学案》在堂上质问，原来他连《宋元学案》都没有见过。

同学们哈哈大笑，他也狼狈而去。

……

<<大学生读书引导读本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